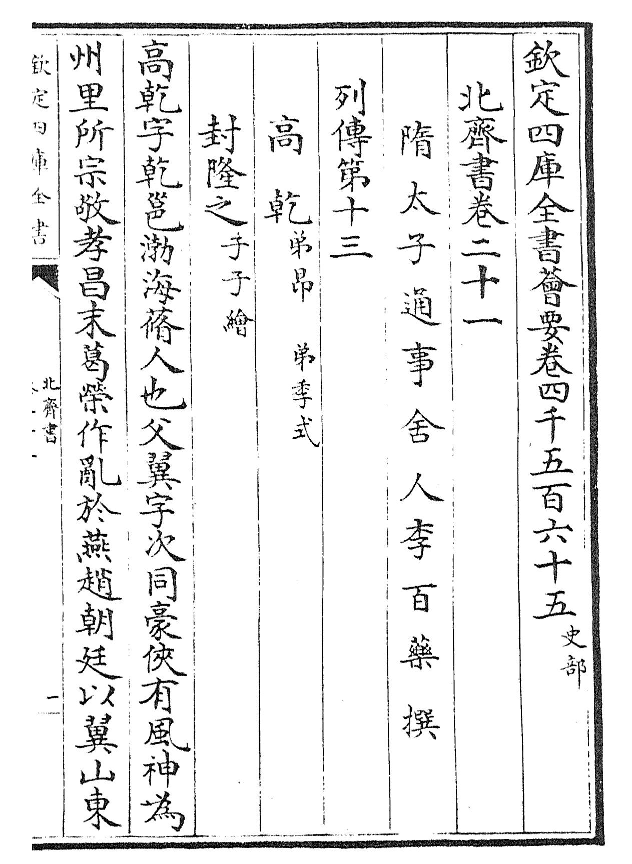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六十五　史部

北齊書卷二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撰

列傳第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為州里所宗敬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

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冀部率合境徙居河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為刺史加鎮東將軍樂城縣侯及尒朱兆弒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時也尒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中興初贈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冀定瀛相殷幽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乾性明悟俊偉有知畧美

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修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領軍元乂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領直後轉太尉士曹司徒中兵遷員外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介朱榮入洛乾東奔於冀莊帝立遥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乾兄弟本有從横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反於河濟之間受葛榮官爵屢敗齊州士馬莊帝尋遣右僕射元羅廵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

朝廷以乾爲給事黄門侍郎尒朱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勇以射獵自娯榮死乾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時爾朱徒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爲金紫光禄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乾垂涕奉詔弟昂拔劍起舞請以死自効俄而尒朱兆入洛尋遣其監軍孫白鷂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普徵民馬欲待乾兄弟送馬因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鷂忽至知將見圖乃先機定策潛勒

壯士襲據州城傳檄州郡殺白鷂執刺史元仲宗推封隆之權行州事為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昇壇誓衆辭氣激揚涕淚交下將士莫不哀憤北受幽州刺史劉靈助節度共為影響俄而靈助被殺屬高祖出山東揚聲來討衆情莫不惶懼乾謂其徒曰吾聞高晉州雄畧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尒朱無道殺主虐民正是英雄効義之會也今日之來必有深計吾當輕馬奉迎密參意旨諸君但勿憂懼聽我一行乾乃將十數騎於關口迎

謁乾既曉達時機閑習世事言辭慷慨雅合深旨高祖大加賞重仍同帳寢宿時高祖雖内有遠圖而外跡未見尒朱羽生為殷州刺史高祖容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乾侍中司空先是信都草刱軍國權與乾遭喪不得終制及武帝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邑一千户乾

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內侍朝廷罕所闗知居常快快武帝將貳於高祖望乾為已用㑹於華林園讌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効相與雖則君臣實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世奉朝廷遇荷殊寵以身許國何敢有貳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猝又不謂武帝便有異圖遂不固辭而不啓高祖及武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豎數遣元士弼王思

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為荆州刺史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啟高祖高祖名乾諧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高祖宜受魏禪高祖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啟司空復為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高祖屢啟請書竟不施行乾以頻請不遂知變難將起密啟高祖求為徐州乃除使持節都督三徐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拮期將發而帝知乾漏泄前事乃詔高祖云

曾與乾邕私有盟約今復反覆兩端高祖便取乾前後數起論時事若遣使封送武帝帝名乾邕示之禁於門下省對高祖使人責乾前後之失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立異圖而乃云臣反覆以匹夫加諸罪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復何逃命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古然也若死而有知庶無負莊帝遂賜死時年三十七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惜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

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後高祖討斛斯椿等次盟津謂乾弟昂曰若早用司空之策豈有今日之舉也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幽齊徐青光兗十州軍事太師録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文昭長子繼叔襲祖洛城縣侯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為父所愛魏中興初除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太昌初遷光州刺史加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人自隨慎為政嚴酷又縱左右吏民苦之兄乾死盜棄州將歸高祖武帝勑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高祖以為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廻避時咸畏憚之自義旗之後安州民恃其邊險不賔王化尋以慎為行臺僕射率衆討平之天平末拜侍中加開府元象初出為兖州刺史尋徵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世宗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

暹妹為慎所棄暹時為世宗委任慎謂其搆己性既狷急積懷憤恨因是罕有糺劾多所縱舍高祖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史遂據武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帝率衆東出高祖破之於邙山慎妻子將西度於路盡擒之高祖以其勲家啟慎一房配没而已

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横行天下自取富貴

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與兄乾數為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貲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迕父翼常謂人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為州豪也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吉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伯邑五百戸乾解官歸與昂俱在鄉里陰養壯士尒朱榮聞而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宗誘執昂送於晉陽永安末榮入洛以昂自隨禁於馳牛署既而榮死魏莊帝即引見勞勉之時尒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

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横戈志凌勍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匹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濟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郎常侍加平北將軍所在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尒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後廢帝立除使持節兾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衆從

高祖破尒朱兆於廣阿及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
高祖討尒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
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
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
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鬬不減鮮卑今若雜
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
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不利軍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嶽
韓匈奴等以五百騎衝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

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横擊兆軍兆衆由是大敗是日微昂等高祖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邑七百户凡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歸於高祖及斛斯椿釁起高祖南討令昂為前驅武帝西遁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於崤陜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仍討三荆諸州不附者竝平之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於此位固辭不拜轉司徒公時高祖方有事關隴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

峻隘已為寇所守險昂轉鬭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攻尅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十人會竇泰失利名昂班師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耳高祖聞之即馳驛啓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治兵於武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北豫州與昂小有忿爭昂怒鳴鼓會兵而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乃

止其俠氣淩物如此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於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掌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高祖知而不責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邑一千戶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邙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馬東出欲趣河陽南城門閉不得入遂為西軍所害時年四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殷五州諸軍事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録尚書事

冀州刺史諡忠武子突騎嗣早卒世宗復名昂諸子親
簡其第三子道豁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道豁襲武
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於
黄州刺史
季式字子通乾第四弟也亦有膽氣中興初拜鎮遠將
軍正員郎遷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尋加散騎常侍領
主衣都統太昌初除尚食典御天平中出為濟州刺史
山東舊賊劉盤陁史明曜等攻劫道路剽掠村邑齊兗

青徐四州患之歷政不能討季式至皆破滅之尋有濮陽民杜靈椿等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叔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為亂季式討平之又有羣賊破南河郡季式遣兵臨之應時斬戮自茲以後遠近清晏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凡追督賊盜多致尅捷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内既不奉命又不侵境而有何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

不招罪李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義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未備之間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元象中西寇大至高祖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邙北司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絶人情騷動謂世事艱難所親部曲請李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爲坐受死也李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

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是役也司徒殁馬入與散騎常侍興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報李式李式得書驚懼即狼狽奔告高祖高祖嘉其至誠待之如舊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兾州大中正時世宗先為此任啟以迴授為都督從清河公岳破蕭明於寒山敗侯景於渦陽還除衛尉卿復為都督從清河公攻王思政於潁川拔之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

乘氏縣子仍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討江淮之間為私

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四年夏

發疽卒年三十八贈侍中使持節都督滄冀州諸軍事

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李式豪率好酒又

恃衆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

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

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兄愼叛後少時解職黄門

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婿勢盛當

時因退食暇尋李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因請云我是黄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李式曰君自稱黄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李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李式二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為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

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脱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
難兩宿莫知所在内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
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轝并令朝
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其被優遇如此翼長
兄子永樂次兄子延伯竝和厚有長者稱俱從翼舉義
永樂官至衛將軍右光禄大夫冀州大中正出為博陵
太守以民事不濟自殺贈使持節督滄冀二州諸軍事
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子長命本自賤出年二十餘始被

收舉猛暴好殺然亦敢於戰鬬初於大夏門拒尒朱世
隆以功累遷左光禄大夫高祖遥授長命雍州刺史封
沮陽鄉男一百户尋進封鄢陵縣伯增二百户武定中
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為景所殺贈冀州刺史延伯歷中
散大夫安州刺史封萬年縣男邑二百户天保初加征
西將軍進爵為子卒贈太府少卿自昂初以豪俠立名
為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狄東方老劉士榮成
五彪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

和並仕宦顯達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昂遥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為其致力會高祖起義冀州以孟和為都督中興初拜通直常侍二年除安東將軍尋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禄以建義勲賜爵長廣縣伯天平中衛將軍上黨內史罷郡除大丞相司馬武定元年坐事死叔宗字元纂樂陵平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稍遷滄州治中永安中加鎮

遠將軍諫議大夫兄海寳少輕俠然為州里所愛昂之起義也海寳率鄉閭襲滄海以應昂昂以海寳權行滄州事前范陽太守刁整心附尒朱遣弟子安壽襲殺海寳叔宗仍歸於昂中興初高祖除前將軍廷尉少卿太昌初加鎮軍將軍光禄大夫天平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二年卒贈使持節儀同定州刺史老字安德鬲人家世寒微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少麤獷無賴結輕險之徒共為賊盜鄉里患之魏末兵起遂與昂為部曲義

旗建仍從征討以軍功除殿中將軍累遷平遠將軍除魯陽太守後除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賜爵長樂子光頻為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羣蠻又隣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顯祖受禪別封陽平縣伯遷南兖州刺史後與蕭軌等渡江戰没

希光渤海蓨人也父紹魏長廣太守希光隨高乾起義信都中興初除安南將軍安德郡守後為世祖開府長史武定末從高嶽平頴川封義寧縣開國侯歷頴梁南兖三

州刺史天保中揚州刺史與蕭軌等渡江戰沒贈開府儀同三司西兖州刺史子子令尚書外兵郎中武平末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於易州刺史希光族弟子貢以與義旗之功官至吏部郎後為兖州刺史坐貪暴為世宗所殺顯祖責陳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伐之以七年三月渡江襲尅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為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為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謀畧動必乖

張頓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竝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没器械軍資不可勝紀蕭軌王敬寶事行史闕其傳裴英起河東人其先晉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壽陽縣祖彥先隨薛安都入魏官至趙郡守父約渤海相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談不拘儀檢仕魏至定州長史世宗引為行臺左丞天保中都官尚書兼侍中戰没贈開府尚書左僕射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渤海之蓨人也父回魏司空隆

之性寛和有度量弱冠州郡主簿起家奉朝請領直後汝南王悅開府為中兵參軍初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遣大都督元遥及隆之擒獲法慶賜爵武城子俄兼司徒主簿河南尹丞時青齊二州士民反叛隆之奉使慰諭咸即降款永安中除撫軍府長史尒朱兆等屯據晉陽魏朝以河内要衝除隆之龍驤將軍河内太守尋加持節後將軍假平北將軍當郡都督未及到郡屬尒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

遇害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圖爲義舉時高乾告隆之曰尒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並荷先帝殊常之眷豈可不出身爲主以報讐耻乎隆之對曰國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等定計夜襲州城尅之乾等以隆之素爲鄉里所信乃推爲刺史隆之盡心慰撫人情感悅尋高祖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奉迎於滏口高祖甚嘉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督將僚吏等議曰逆胡尒朱兆窮凶極虐天地之所不容人

神之所捐棄今所在蜂起此天亡之時也欲與諸君剪

除凶羯其計安在隆之對曰爾朱暴虐天亡斯至神怒

民怨衆叛親離雖握重兵其彊易弱而大王乃心王室

首倡義旗天下之人孰不歸仰願大王勿疑中興初拜

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尒朱兆等軍於廣阿十月高祖

與戰大破之乃遣隆之持節為北道大使高祖將擊尒

朱兆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尒朱兆等走以隆之行

冀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尋徵為侍中時

高祖自洛還師於鄴隆之將赴都因過謁見啟高祖曰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介朱中復乖阻及討仲遠又與之同猜忌之人志欲無限又叱列延慶侯念賢皆在京師王授以名位此等必構禍隙高祖經宿乃謂隆之曰侍中昨言實是深慮尋封安德郡公邑二千户進位儀同三司于時朝議以介朱榮佐命前朝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殺逆安有害人之母與子對饗考古詢今未見其義從之詔隆之叅議麟

趾闕以定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為斛斯椿等搆之於魏帝逃歸鄉里高祖知其被誣名赴晉陽魏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仍以隆之行并州刺史魏清河王亶為大司馬長史天平初復入為侍中預遷都之議魏靜帝詔為侍講除吏部尚書加侍中以本官行冀州事陽平民路紹遵聚衆反自號行臺破定州博陵郡虜太守高永樂南侵冀州隆之令

所部長樂太守高景等擊破之生擒紹遵送於晉陽元
象初除冀州刺史尋加開府時初名募勇果都督字八
高法雄封子元等不願遠戍聚衆為亂隆之率州軍破
平之興和元年復徵為侍中隆之素得鄉里人情頻為
本州留心撫字吏民追思立碑頌德轉行梁州事又行
濟州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
將叛遣使陰通消息於冀州豪望使為內應輕薄之徒
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與隆

之云仲容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脫或驚擾所虧殊大乃啟高祖事遂得停隆之自義旗始建首叅經畧奇謀妙算密以啟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高祖嘉其忠謹每多從之復以本官行濟州事轉齊州刺史武定三年卒官年六十一詔遣主書監神貴就弔賻物五百段贈使持節都督滄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瀛洲刺史司徒公高祖以隆之勲舊追榮未盡復啟

贈使持節都督冀瀛滄齊濟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太保餘如故謚曰宣懿高祖後至冀州境次於交津追憶隆之顧謂冀州行事司馬子如曰封公積德履仁體通性達自出納軍國垂二十年契濶艱虞始終如一以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之何期報善無徵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為之流涕令參軍宋仲羨以太牢就祭焉長子早亡第二子子繪嗣

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祕書郎中尒

朱兆之害魏莊帝也與父隆之舉義信都奉使詣高祖至信都名署開府主簿仍典書記中興元年轉大丞相主簿加伏波將軍從高祖征尒朱兆及平中山軍還除通直常侍左將軍領中書舍人母憂解職尋復本任太昌中從高祖定并汾肆數州平尒朱兆及山胡等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魏武帝末斛斯椿等佞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孝静初兼給事黄門侍郎與太常卿李元忠等竝持節出使

觀省風俗問人疾苦還赴晉陽從高祖征夏州二年除衛將軍平陽太守尋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啟高祖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高祖從之仍令子繪領汾晉二州夫修治旬日而就高祖親總六軍路經新道嘉其省便賜穀二百斛後大軍討復東雍平紫壁及喬山紫谷絳蜀等子繪恒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軍士無乏興和初自郡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武定元年高

仲密以武牢西叛周文帝擁衆東侵高祖於邙山破之乘勝長驅遂至潼關或諫不可窮兵極武者高祖總命羣僚議其進止于繪言曰賊帥才非人雄偷竊名號遂敢驅率亡叛送死伊瀍天道禍淫一朝瓦解雖僅以身免而魂膽俱喪況一車書正在今日天與不取反得其咎時難遇而易失昔魏祖之平漢中不乘勝而取巴蜀失其遲疑悔無及已伏願大王不以為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時既盛暑方為後圖遂命班師三年父喪去職四

年高祖西討起為大都督領冀州兵赴鄴從高祖自滏口西趣晉州會大軍於玉壁復以子繪為大行臺吏部郎中及高祖病篤師還晉陽引入內室面受密旨銜命山東安撫州郡高祖崩祕未發喪世宗以子繪為渤海太守令馳驛赴任世宗親執其手曰誠知此郡未允勲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善加經畧綏靜海隅不勞學習常太守向州衆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後進秩一等加驃騎將軍天保二年除太

尉長史三年頻以本官再行南青州事四年坐事免六年行南兖州事尋除持節海州刺史不行七年改授合州刺史到州未幾值蕭軌裴英起等江東敗没行臺司馬恭發歷陽徑還壽春疆埸大駭兼在州器械隨軍略盡城隍樓雉虧壞者多子繪乃修造城隍樓雉繕治軍器守禦所須畢備人情漸安尋勑於州營造船艦子繪為大使總監之陳武帝曽遣其護軍將軍徐度等率輕舟從柵口歷東關入巢湖徑襲合肥規燒船舫以夜一

更潛寇城下子繪率將士格戰陳人奔退九年轉鄭州
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歴宰州郡所在安之徵
為司徒左長史行魏尹事乾明初轉大司農尋正除魏
尹皇建中加驃騎大將軍大寧二年遷都官尚書高歸
彥作逆召子繪入見昭陽殿帝親詔子繪曰冀州密邇
京甸歸彥敢肆凶悖已勑大司馬平原王段孝先總勒
重兵乘機電發司空東安王婁叡督率諸軍絡繹繼進
卿世載名德恩洽彼州故遣參贊軍事隨便慰撫宜善

加謀畧以稱所寄即以其日馳傳赴軍子繪祖父世為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旣至巡城諭以禍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靜小大必知賊平仍勑子繪權行州事尋徵還勑與羣官議定律令加儀同三司後突厥入逼晉陽詔子繪行懷州事乘驛之任還為七兵尚書轉祠部尚書河清三年暴疾卒年五十世祖深歎惜之贈使持節瀛冀二州軍事冀州刺史開府儀同尚書右僕射謚曰簡子寶蓋嗣武平末通直常侍子繪弟子繡武平

中渤海太守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略淮南子繡城
陷被送揚州齊亡後逃歸隋開皇初終於通州刺史子
繡外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之壻也
為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
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衆將攻之俄頃兵至
數千馬將千匹定遠免冠拜謝久乃釋之隆之弟延之
字祖業少明辨有世用起家員外郎中興初除中堅將
軍高祖以為大行臺左光禄大夫封郟城縣子行渤海

郡事以都督從婁昭討樊子鵠事平除青州刺史延之好財利在州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高祖沙苑失利還延之棄州北走高祖大怒同罪人皆死以隆之故獨得免興和二年卒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冀殷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子孝纂嗣隆之弟子子孝琬字子璋父祖曹魏冀州平北府長史以隆之佐命之功贈雍州刺史殿中尚書孝琬七歲而孤獨為隆之所鞠養慈愛甚篤年十六本

州辟主簿魏永熙二年隆之啟以父爵富城子授馬三年釋褐開府叅軍事天平中輕車將軍司徒主簿武定中為顯祖開府主簿遷從事中郎將領東宫洗馬天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帝聞而歎惜焉贈左將軍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静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卲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修飾學尚有風儀年十六辟州主

簿釋褐祕書郎天保元年為太子舍人出入東宮甚有令望丁母憂解任除晉州法曹叅軍尋徵還復除太子舍人乾明初為中書舍人皇建初司空掾祕書丞散騎常侍為聘陳使主巳發道途遥授中書侍郎還坐事除名天統三年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竝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哭在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

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黄門郎李懷奏南陽王綽專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話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百餘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致於死還京在集書省上下從是沉廢士開死後為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朝通好趙彥深奏之詔以為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又奏令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於談謔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嘗謂

祖珽云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為沙門統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有僧尼以他事訴競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納貨賄致於極法因搜索其家大獲珍異悉以没官由是正授左丞仍令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恩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

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時年五十一子開府行
參軍君確君静等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
南安之敗君確二人皆坐死
史臣曰高封二公無一人尺土之資奮臂而起河朔將
致勤王之舉以雪莊帝之讎不亦壯哉旣尅本藩成其
讓德異夫韓馥懾袁紹之威然力謝時雄才非命世是
以奉迎麾旆用叶本圖高祖因之遂成霸業重以昂之
膽力氣冠萬物韓陵之下風飛雷擊然則齊氏元功一

門而已但以非潁川元從異豐沛故人腹心之寄有所未允露其啓疏假手天誅枉濫之極莫過於此子繪才幹可稱克荷堂構奕世載德斯為美焉

贊曰烈烈文昭雄圖斯契灼灼忠武英資冠世門下之酷進退惟谷黄河之濵蹈義亡身封公矯矯共濟時屯比承明德暉光日新

北齊書卷二十一

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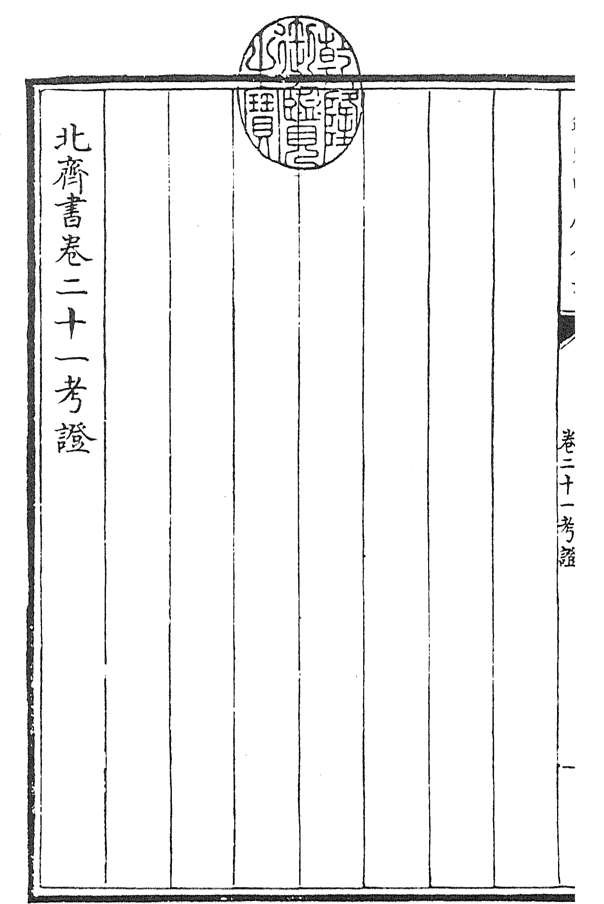
高乾傳尋遣其監軍孫白鵶百餘騎至冀州○北史作白鷄

高乾弟季式歷政不能討○政字疑鎮字之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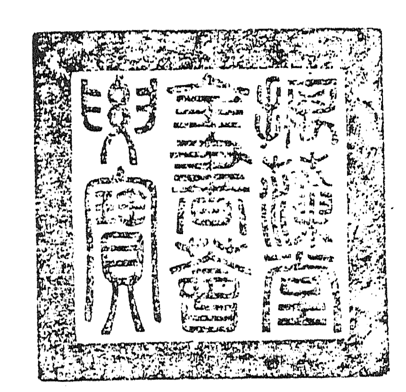
劉長狄○北史作長秋

金紫光祿○按光祿下應有大夫二字

魏清河王亶為大司馬長史○為字衍



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許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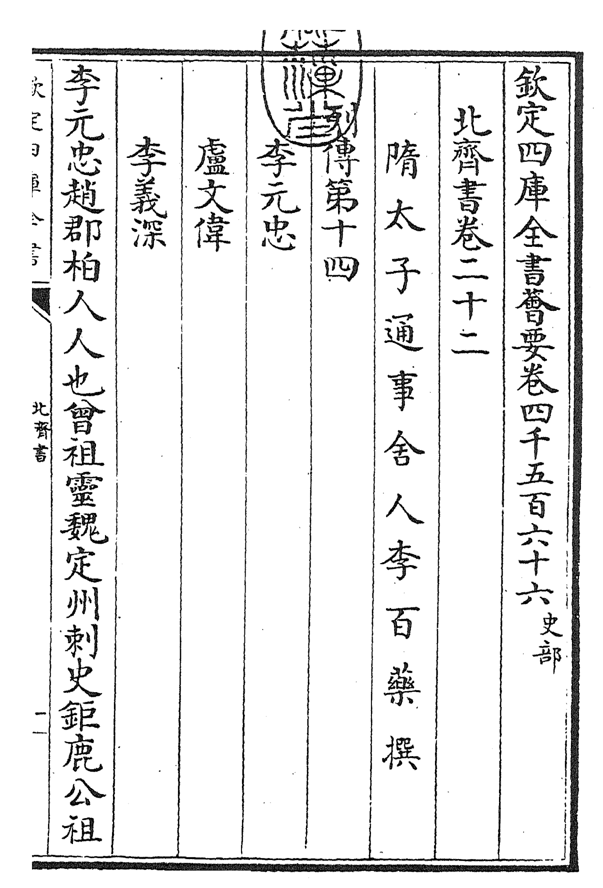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齊書卷二十四 二十二王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六十六 史部

北齊書卷二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李元忠趙郡柏人人也曾祖靈魏定州刺史鉅鹿公祖

恢鎮西將軍父顯甫安州刺史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士曹參軍遷太尉復啓為長流參軍懌後為太傅尋被詔為營構明堂大都督又引為主簿元忠粗覽史書及陰陽數術解鼓筝兼好射彈有巧思遭母憂去任未幾相州刺史安樂王鑒請為府司馬元忠以艱憂固辭不就初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實其家人在

鄉多有舉貸求利元忠每焚契免責鄉人甚敬重之魏孝明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羊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送奴如其言賊皆捨避永安初就拜南趙郡太守以好酒無政績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率衆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横之策備陳誠款深見嘉納時刺史尒朱羽生阻

兵據州元忠先聚衆於西仍與大軍相合擒斬羽生即令行殷州事中興初除中軍將軍衛尉卿二年轉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尋加征南將軍武帝將納后即高祖之長女也詔元忠與尚書令元羅致娉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敘舊事因撫掌欣笑云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謂高祖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高祖答曰建義處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

不去因持高祖鬚而大笑高祖亦悉其雅意深相嘉重後高祖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被傷當時殞絶久而方蘇高祖親自撫視其年封晉陽縣伯邑五百戸後以微譴失官時朝廷離貳義旗多見猜阻斛斯椿等以元忠淡於榮利又不以世事經懐故不在嫌嫉之地尋兼中書令天平初復為太常後加驃騎將軍四年除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振貸俟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

一家不過升斗而已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以振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輿和未拜侍中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敖遊里閈遇會飲酌蕭然自得常布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武定元年除東徐州刺史固辭不拜乃除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己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匹以酬清德也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而散之三年

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其年卒於位年六十詔贈縑布五百匹使持節督定冀殷幽四州諸軍事大將軍司徒定州刺史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火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此謂光照先人終致貴達矣子搔嗣搔字德況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弈之屬多所通解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起家司徒行參軍累遷河內太守百姓安之入為尚書儀曹郎天保八年卒元忠族弟密字希

邕平棘人也祖伯膺魏東郡太守贈幽州刺史父渙治書侍御史河內太守贈青州刺史密少有節操屬尒朱兆弒逆乃隂結豪右與渤海高昂為報復之計屬高祖出山東密以兵從舉義遥授并州刺史封容城縣侯邑四百戸尒朱兆至廣阿高祖令密募殷定二州兵五千人鎮黄沙井陘二道及兆韓陵敗還晉陽隨軍平兆高祖乃以薛循義行并州事授密建州刺史又除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

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侯景外叛誘密執之授以官爵景敗歸朝朝廷以密從景非元心不之罪也天保初以舊功授散騎常侍復本爵縣侯卒贈殿中尚書濟州刺史密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魏末行護軍司馬武邑太守天保初司空長史太寧武平中清河廣平二郡守銀青光祿大夫齊亡後卒子道謙武平中侍御史道謙弟道貞南青州

司馬為逆賊邢杲所殺贈北徐州刺史元忠宗人愍字
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
郡唯招致姦俠以為徒侶孝昌之末天下兵起愍潛居
林慮山觀候時變賊帥鮮于脩禮毛普賢作亂詔遣大
都督長孫稚討之稚素聞愍名召兼帳内統軍軍達呼
陁賊來逆戰稚軍為賊所敗愍遂歸家安樂王元鑒為
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盛彊未得前遣使徵愍表授
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

南抄陽平以北皆為賊有鑒命愍為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及鑒謀逆愍乃詐患暴風鑒信之因此得免未幾大都督源子邕屯安陽大都督裴衍屯鄴城西討鑒愍棄家口奔子邕仍被徵赴洛除奉車都尉持節鎮汁河汁河在鄴之西北重山之中并相二州交境以葛榮南逼故用愍鎮之榮遣其叔樂陵王葛萇率精騎一萬擊愍愍據險拒戰萇不得前尒朱榮至東關愍乃見榮榮欲分賊勢遣愍別道向襄國襲賊署廣州刺史田怙軍

慤未至襄國已擒葛榮即表授慤建忠將軍分廣平易陽襄國南趙郡之中丘三縣為易陽郡以慤為太守賜爵襄國侯永安末假平北將軍持節當郡大都督遷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慤率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及高昇兄弟安州刺史盧曹等同契義舉助敗慤遂入石門高祖建義以書招慤慤奉書擁衆數千人以赴高祖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兼尚書西南道行臺當州

都督令懋率本衆西還舊鎮高祖親送之懋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爲壘徵糧集兵以爲聲勢尒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懋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尒朱兆相州既平命懋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復屯故城尒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懋參守鄴城太昌初除太府卿後出爲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舊路斷絶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懋勒部曲數千人徑向懸瓠從北陽復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所經之

處即立郵亭蠻左大服梁遣其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溠戍悊躬自討擊破之詔加車騎將軍悊於州內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頼之轉行東荆州仍除驃騎將軍東荆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加散騎常侍天平二年卒贈使持節定殷二州軍事儀同定州刺史元忠族叔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為刼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為以贓罪為御史糾劾禁於州獄

景遣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為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由是以俠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遣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接之甚厚命與元忠舉兵於西山仍與大軍俱會擒刺史尒朱羽生以功除龍驤將軍昌平縣公邑八百戶尒朱兆來伐又力戰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太昌初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天平初出為頳州刺史未幾為前頳川太守元洪威所襲殺贈侍中殷滄二州軍事大

將軍開府殷州刺史子伽林襲

盧文偉字休族范陽涿人也為北州冠族父敞出後伯假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少為鄉閭所敬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按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民賴其利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孝昌中詔兼尚書郎中時行臺常景啓留為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

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為鄉里所歸尋為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葛榮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乃以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拯救貧乏莫不人人感說尒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男邑二百戶除范陽太守深乃留鎮范陽及榮誅文偉知深難信乃誘之出獵閉門拒之深失據遂赴中山莊帝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

文偉行事自率兵赴定州為尒朱榮將侯深所敗文偉
棄州走還本郡仍與高乾邕兄弟共相影響屬高祖至
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啓陳誠高祖嘉納之中興初除
安東將軍安州刺史時安州未賓仍居帥府行幽州事
加鎮軍正刺史時安州刺史盧曹亦從靈助舉兵助敗
因據幽州降尒朱兆兆仍以為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
得入州即於郡所為州治太昌初遷安州刺史累加散
騎常侍天平末高祖以文偉行東雍州事轉行青州事

文偉性輕財愛賔客善於撫接好行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雖有受納吏民不甚苦之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絶興和三年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孝威子恭道性溫良頗有文學州辟主簿李崇北征以為開府墨曹參軍自文偉據范陽屢經寇難恭道常助父防守七兵尚書郭秀素與恭道交款及任事每稱薦之高祖亦聞其名天平初特除龍

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章華靡為後生之俊舉秀才入京李祖勳嘗宴文士顯祖使小黄門勑祖勳曰茹茹既破何故無賀表使者佇立待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夏初成應聲答曰且

得鶯雀相賀天保末以職出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怏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其略曰板則紫柏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崗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卲曾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卲甚重其敏贍既有口

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
已見二陸兩源森然與槐栁齊列蓋謂彥師仁恵與文
宗那延也邢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
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沖天者翦其翅翮旣諸
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
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氷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
子舍人司徒記室卒官有文集十卷皆致遺逸嘗爲趙
郡王妃鄭氏製挽歌詞其一篇云君王盛海内伉儷盡

寰中女儀掩鄭國嬪容映趙宮春豔桃花水秋度桂枝風遂使叢臺夜明月滿床空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以守范陽勲出身員外散騎侍郎文偉遣奉啓詣高祖中興初加平西將軍光禄大夫元象初行臺薛琡表行平州事徵赴霸府興和中行汾州事懷道家預義舉高祖親待之出為烏蘇鎮城都督卒官懷道弟宗道性麤率重任俠歴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賔遊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

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元陂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文偉族人勇字季禮父璧魏下邳太守勇初從兄景裕俱在學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興吾門在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那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榮作亂又以勇為燕王義

旗之起也盧文偉召之不應尒朱滅後乃赴晉陽高祖署勇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鄉租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琅邪公主虛僦千餘車勇繩劾之公主訴於太祖而勇守法不屈太祖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遷汝北太守行陝州事轉行洛州事元象元年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

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
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
蠻驅馬三百匹通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高祖
令勇行廣州事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
民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高祖
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唯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但
依朝廷所委表啓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住當使漢兒
之中無在卿前者武定二年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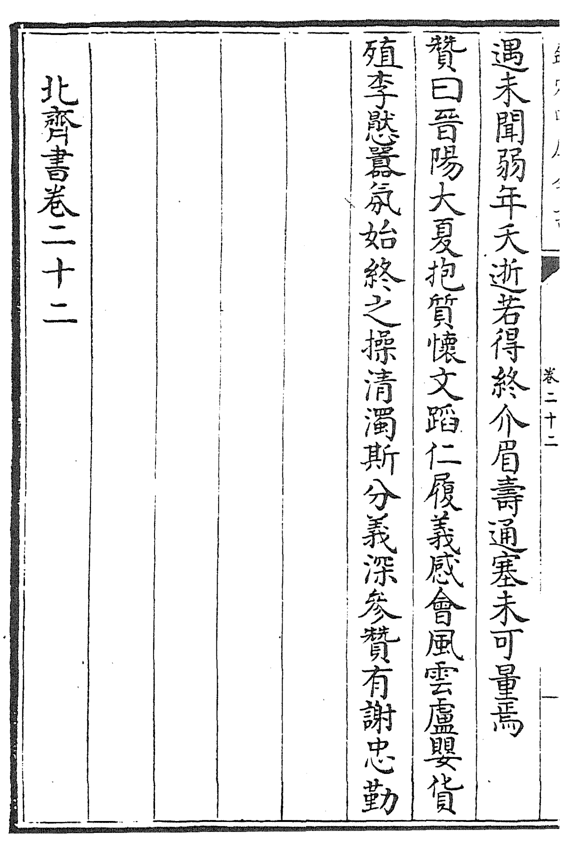
匹繕造甲仗六車遺啓盡獻之朝廷賻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匹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侯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魏中書侍郎父紹宗殷州別駕義深學涉經史有當世才用解褐濟州征東府功曹參軍累加龍驤將軍義旗初歸高祖於信都以為大行臺郎中中興初除平南將軍鴻臚少卿義深見尒朱兆兵盛遂叛高祖奔之兆平高祖恕其罪以為大丞相府記室參軍累遷左光祿大夫相府司馬所經稱職轉

幷州長史時刺史可朱渾道元不親細務民事多委義深甚濟機速復為大丞相司馬武定中除齊州刺史好財利多所受納天保初行鄭州事轉行梁州事尋除散騎常侍為陽夏太守叚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送梁州窮治未竟三年遇疾卒於禁所年五十七子騊駼有才辯尚書郎鄴縣令武平初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為陳人所稱後為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等同陷周末逃歸開皇初永安太守卒於絳州刺史子正藻明敏有

才幹武平末儀同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以父騊駼
没陳正藻便謝病解職憂思毀瘠居處飲食若在喪之
禮入士稱之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盩厔縣令
卒於宜州長史騊駼弟文師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
兄弟七人多有學尚第二弟同軌以儒學知名第六弟
稚廉别有傳義深族弟神威曾祖融魏中書侍郎神威
幼有風裁傳其家業禮學粗通義訓又好音樂撰集樂
書近於百卷魏武之末尚書左丞天保初卒贈信州刺

史臣曰元忠本自素流有聞敬義人倫之譽未以縱橫
許之屬莊帝幽崩羣胡矯擅士之有志力者皆望勤王
之師及高祖東轅事舉與會一遇雄姿遂瀝肝膽以石
投水豈徒然哉既享功名終知止足進退之道有可觀
焉文偉望重地華早有志尚間關夷險之際終遇英雄
之主雖禮秩未弘亦為佐命之一詢祖詞情豔發早著
聲名負其才地肆情矜矯京華人士莫不畏其舌端任



遇未聞弱年夭逝若得終介眉壽通塞未可量焉

贊曰晉陽大夏抱質懷文蹈仁履義感會風雲嬰貨殖李慇囂氛始終之操清濁斯分義深參贊有謝忠勤

北齊書卷二十二

北齊書卷二十二考證

李元忠傳殺五羊以食之○北史羊作牛

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北史作曾貢文襄王蒲萄一盤

及高昇兄弟○昇疑昂之訛

北齊書卷二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六十七 史部

北齊書卷二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㥄 子贍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中山太守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

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長流參軍丁毋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柏以為槨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為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參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為司徒掾出除本郡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為本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蘭根為長史因說崇曰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

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節行豫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寅討

破宛州俘其民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界於彊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將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寅敗於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賊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岐東秦南岐四州軍

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禄大夫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濟二兖四州安撫幷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青兖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銜命慰勞杲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轉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尒朱榮也蘭根聞其計遂密告尒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蘭根乃托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為啓聞乃以蘭根為河北行臺定州

率募鄉曲欲防井陘時尒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敗走依渤海高乾屬乾兄弟舉義因在中山高祖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時廢立未决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帝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黄門崔㥄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為蘭根等構毁深為

時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百户啓授兄子同達蘭根既預義勲位居端揆至是始敘復岐州勲封永興縣侯邑千户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出處之際

多以計數為先是以不為清論所許長子相如秘書郎中以建義勲尋加將軍襲父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别駕入為侍御史武定三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擢敬仲為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為南道行臺郎中為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

末蘭根為河北行臺引明朗為左丞及蘭根中山之敗俱歸高祖中興初拜撫軍將軍出為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為顯祖諮議參軍出為平陽太守為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為之懼

而愷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愷答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為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答曰發詔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為邊民悅服大寧中卒於

膠州刺史愷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遷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㥄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㥄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為當時所知初為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

祖於信都起義悛歸焉高祖見之甚悅以為諮議參軍尋除給事黄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禄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為社稷主悛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為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戸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仍領黄門郎悛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為御史糾劾

因逃還鄉里遇赦始出高祖以㥄本預義旗復其黃門
天平初為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
百清河部曲千人㥄性豪慢寵妾馮氏假其威刑恣情
取受風政不立初㥄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
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勛為之既居樞要又以
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
㥄備刺史鹵簿而迎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怪儀衛多稽
古之力也收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㥄

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驩譁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為洪鍾響胷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悛又竊言黄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悛言告暹暹啓世宗絶悛朝謁悛要拜道左世宗發怒曰黄

領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鏁悛赴晉陽而訊之悛不伏暹引邢子才為證子才執無此言悛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悛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為言之於世宗曰崔悛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從之遐裔元康曰悛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

不弘悛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世宗曰然則奈何元康曰崔悛合死朝野莫不知之公誠能以寛濟猛特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悛進謁奉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黄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别封新豐縣男邑二百戸廻授第九弟約悛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悛妹為妃勑中使曰好作法用

勿使崔家笑人婚夕顯祖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出為東兖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㥄尋遇偏風而馮氏驕縱受納狼籍為御史所劾與㥄俱召詣廷尉尋有別勅斬馮於都市㥄以疾卒於獄中年六十一㥄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立後迄於武帝詔誥表檄多㥄所為然率性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㥄素與魏收不協收既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

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子瞻嗣

瞻字彦通聰明彊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

發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嶽辟為開府西

閤祭酒崔暹為中尉啓除御史以才望見收非其好也

高祖入朝還晉陽被召與北海王晞陪從俱為諸子賔

友仍為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世宗崩祕未發喪顯祖

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八日登雲龍門其

父愷侍宴又勑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問邢卲等曰

此詩何如其父咸云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
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云今日之讌併為崔瞻父子天
保初兼并省吏部郎中尋丁憂起為司徒屬楊愔欲引
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
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
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
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
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

者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愧裴子皇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與趙郡李槩為莫逆之友槩將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加征虜將軍除清河邑中正肅宗踐祚皇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勅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受别旨曰雖有

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為後式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瞻詞韻温雅南人大相欽服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其見重如此還除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轉尚書吏部郎中因患耳取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指舒緩曹務繁劇遂附驛奏聞因而被代瞻遂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武平三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

事大理卿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
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
室獨飡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
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
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
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
冒請鵝炙豈亦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㥄昆季仲文有學尚魏高陽太守清河内史與和中為

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以渡河波中乍沒乍出
高祖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濟勞之曰卿為親
為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加中軍將軍
天保初拜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七年卒年六十子偃武
平中歷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儦學識有才思風調甚
高武平中琅邪王大司馬中兵參軍參定五禮待詔文
林館隋仁壽中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叔仁魏潁州刺史
子彥武有識用朝歌令隋開皇初魏州刺史子偘魏末

兼通直常侍聘梁使子極武平初太子僕卒於武德郡守子聿魏東莞太守子約司空祭酒愫族叔景鳳字鸞叔愫五世祖逞玄孫也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魏尚藥典御天保中譙州刺史景鳳兄景哲魏太中大夫司徒長史子國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天保初尚藥典御乾明拜高陽郡太守太子家令武平假儀同三司卒於鴻臚卿法峻以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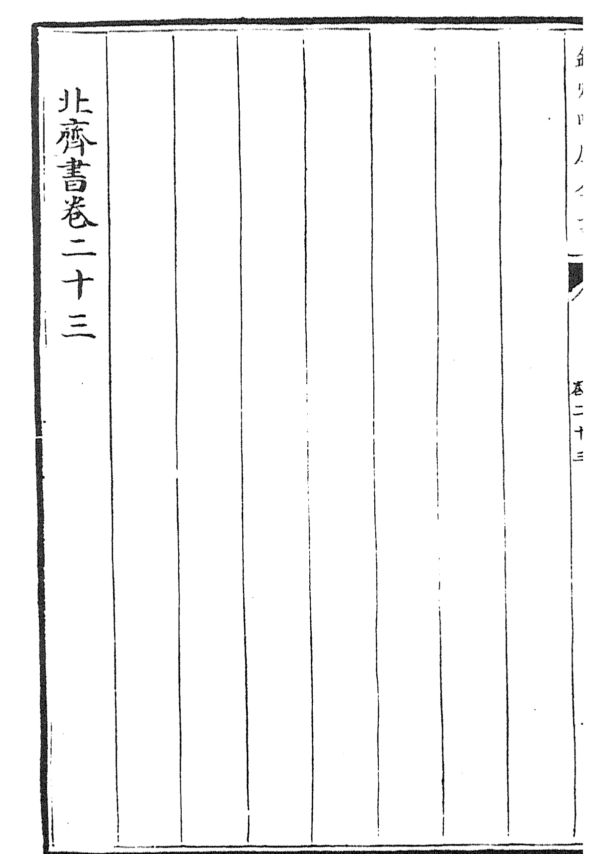
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悽族子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也父士太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釋褐開府東閤祭酒轉司空外兵參軍遷大司馬府記室參軍天平初轉通直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所虜欲逼與同事肇師執節不動諭以禍福賊遂捨之乃巡慰青部而還元象中

數以中舍人接梁使武定中復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勅修起居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轉中書舍人天保初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二年卒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蘭根早有名行為時論所稱長孺才望之美見重當世並功參霸迹位遇通顯與李元忠盧文偉蓋義旗之人物皷魏之要幸附會崔以門地驕很雖有周公之美猶以為累德况未足喻其高下也瞻詞韻温雅風

神秀發亦一時之領袖焉

贊曰崔魏才望見重霸初名教之跡其猶病諸彥通尚志家風有餘


北齊書卷二十三

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崔㥄傳贈使持節都督濟州軍事大理卿刺史○北史刺史上有濟州二字

子國孚法峻○北史國作冏

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五百六十八 史部

北齊書卷二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十六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孫搴字彦舉樂安人也少厲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

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頻歷行臺郎以文才著稱崔祖螭反搴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未被知也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尋除左光禄大夫常

領主簿世宗初欲之鄴總知朝政高祖以其年少未許
搴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世宗但加散騎常侍
時又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爲
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
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而行薄邢卲嘗謂之
曰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嘗服
棘刺丸李諧等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
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時年五

十二高祖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高祖曰折我右臂仰覔好替還我子如舉魏收季式舉陳元康以繼寨焉贈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平元年修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尤為

府公高昂所信後出爲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爲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參軍内掌機密高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濟速用性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内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爲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高仲密之叛高祖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暹

世宗匿而為之諫請高祖曰我為舍其命須與若手世
宗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得杖無相見也暹在
廷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歷陛而昇且言曰王方以天
下付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容忍耶高祖從而宥焉世
宗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
纂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
崔二張不如一康魏尚書僕射范陽盧道虞女為右衛
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啓以賜元康為妻

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顔
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
不可勝紀放責交易徧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高祖破
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無青
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
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
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
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

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鼂錯前

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頳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

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頽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為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黄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

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廚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即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建東宮羣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别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

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季舒逃匿於廁庫直紇奚舍樂扞賊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荆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隤奄及悼傷

既切宜從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户舊封並如故謚曰文穆賻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温雅有鑒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諶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轉美州别駕平秦王歸彦反季

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小字輔國自序云本京兆杜陵人九世祖驁晉散騎常侍因使沒趙遂家焉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畤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講授之際師每奇之同郡甄琛為定州長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為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為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朝丞相高陽

王等多相招命延昌中以軍功起家除廣武將軍恒州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帶廣陽王驃騎府法曹行參軍行臺度支郎中還除光州曲城令為政清靜務盡仁恕詞訟止息遠近稱之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塗多亡叛朝廷患之乃令兵人所齎戎具道別車載又令縣令自送軍所時光州發兵弼送所部達北海郡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他境叛兵並來攻劫欲與同

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鬭終莫肯從遂得俱達軍所軍司
崔鍾以狀上聞其得人心如此普泰中吏曹下訪守令
尤異弼巳代還東萊太守王昕以弼應訪弼父在鄉為
賊所害弼行喪六年以常調除御史加前將軍太中大
夫領内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為諸御史出使所上文
薄委弼覆察然後施行遷中軍將軍北豫州驃騎大將
軍府司馬未之官儀同竇泰總戎西伐詔弼為泰監軍
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鏁

送晉陽高祖詰之曰賫中尉此行吾前具有法用乃違吾語自取敗亡尒何由不一言諫爭也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議所不及高祖益怒賴房謨諫而獲免左遷下灌鎮司馬元象初高祖徵弼為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弼嘗承閒密勸高祖受魏禪高祖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須取署子

炎讀署為樹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高祖罵之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許呼還子炎亦蒙釋宥世子在京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賴有此人方正庶天下皆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弼來我語尒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

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綱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尒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高祖問內賊是誰弼曰諸勳貴掠奪萬民者皆是高祖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尒猶頓

喪䰟膽諸勲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弼于時大恐因頓顙謝曰愚癡無智不識至理今蒙開曉始見聖達之心後從高祖破西魏於邙山命為露布弼手即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邑二百戸加通直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定是體道得真玄同齊物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對曰佛性法性止是一理詔又問

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説二
詔又問曰説者皆言法性寛佛性狹寛狹既别非二如
何弼又對曰在寛成寛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寛非狹
詔問曰既言成寛成狹何得非寛非狹若定是狹亦不
能成寛對曰以非寛狹故能成寛狹寛狹所成雖異能
成恒一上悦稱善乃引入經書庫賜地持經一部帛一
百匹平陽公淹為并州刺史高祖又命弼帶并州驃騎
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

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臣聞乘風理弋追逸羽於高雲臨波命鈎引沉鱗於大壑苟得其道為工其事在物既爾理亦固然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流之江海乃羣藝之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軍府而不捨遊息鑽味既久斐亹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謂異於舊說情發於中而彰諸外輕以管窺遂成穿鑿無取於遊刃有慚於運斤不足破秋毫之論何以

解連環之結本欲止於門內貽厥童蒙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畢遹言在察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今上所注老子謹冐封呈并序如別詔答云李君遊神冥窅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羣有從中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已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戸列門張途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

未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

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勑殺青編藏之

延閣又上一本於高祖一本於世宗武定中遷衛尉卿

會梁遣滇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

容紹宗率諸軍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臺左右臨發世宗

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騎今方

遠別聊以為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為鑒戒者錄一兩

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

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美

世宗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别破蕭明於

寒山别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岳等撫軍恤民

合境傾賴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

佛理弼與吏部尚書楊愔中書令邢卲祕書監魏收等

並侍法筵勑弼昇師子座當衆敷演昭玄都僧達及僧

道順並緇林之英問難鋒至往復數十番莫有能屈帝

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闗中遣儀同王思政據頴

州太尉高岳等攻之弼行穎州事攝行臺左丞時大軍在境調輸多費弼均其苦樂公私兼舉大為州民所稱穎州之平也世宗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被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强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世宗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强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强强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衆勝鄙言可以還立世宗曰凡欲持論宜有定指那得

廣包衆理欲以多端自固弼曰大王威德事兼衆美義
博故言博非義外施言世宗曰若爾何故周年不下孤
來即拔弼曰此蓋天意欲顯大王之功顯祖引爲兼長
史加衛將軍轉中書令仍長史進爵定陽縣侯增邑通
前五百户弼志在匡賛知無不爲顯祖將受魏禪自晉
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
情踐祚之後勑命左右箱入柏閤以預定策之功遷驃
騎將軍衛尉卿别封長安縣伯嘗與邢邵扈從東山共

論名理邪以為人死死還生恐為蛇畫足弼荅曰蓋謂人死歸無非有能生之力然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恠邪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將來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將同魚腹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能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就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奬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邪云死之言澌精

神盡也弼曰此所言澌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尚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云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識識種不見謂以為無者神之在形亦非自矚離朱之明不能覩雖孟軻觀眸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此而推義斯見矣邢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

歸於土䰟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䰟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虵出穴由其尚有故無所不之若令無也之將焉適延陵有察微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其斯與形别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邪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彌曰舊學前儒每有斯語羣疑衆惑咸由此起葢辨之者未精思之者不篤竊有末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

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
崔琰神之於形亦猶君之有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
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滅邢云捨此適彼生生恒在
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之循歌竭曰共陰而
息尚有將别之悲窮轍以遊亦輿中途之歎況曰聯體
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聖邢云鷹化為鳩鼠
變為鴽黄母為鱉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生猶光去
此燭復然彼燭竭曰鷹未化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

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復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蝎造化不能誰其然也其後别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前後往復再三邢卲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為家客告弼謗反收下獄案治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

朝見復坐第二子建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為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既上聞顯祖發忿遂從弼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南北響應臨海鎮為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顯祖嘉之勑行海州事即所從之州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内引淡水勑並依行轉徐州刺史未之任又除膠州刺史弼儒雅寬恕尤曉吏職所在清潔為吏民所懷耽好玄理老而愈篤又注

莊子惠施篇易上下繫名新注義苑並行於世弼性質直前在霸朝多所匡正及顯祖作相致位僚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顯祖嘗問弼云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畀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顯祖以為此言譏我高德政居要不能下之乃於衆前面折云黄門在帝左右何得聞善不驚唯好減削抑挫德政深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顯祖内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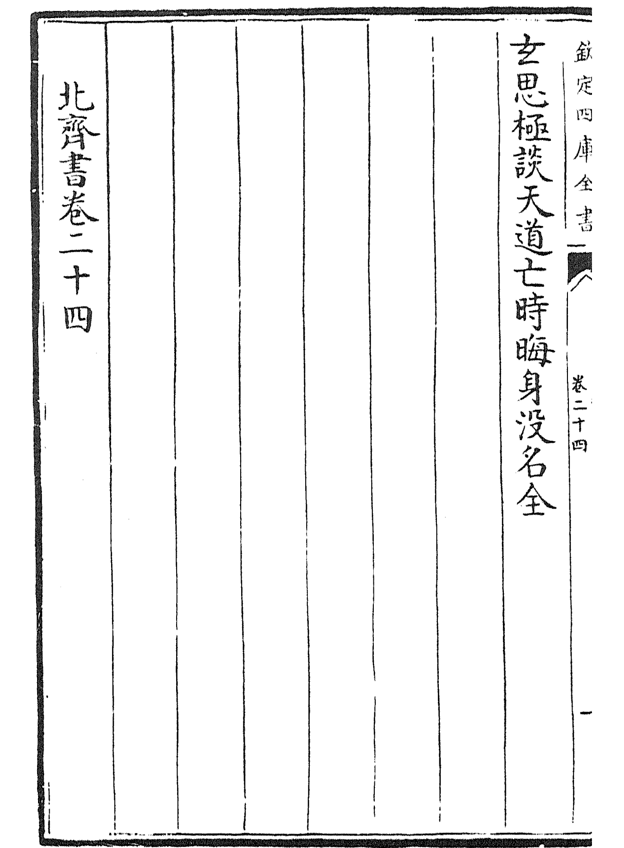
酒積其愆失遂遣就州斬之時年六十九既而悔之驛追不及長子䕫第四子光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㴍使持節揚郢二州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揚州刺史諡曰文肅䕫臺卿並有學業臺卿文筆尤工見稱當世䕫字子美武平中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末年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臺卿字少山歷中書黃門侍郎兼大著作修國史武平末國子祭酒領尚

書左丞周武帝平齊命尚書左僕射陽休之以下知名朝士十八人隨駕入關魏兄弟並不預此名臺卿後雖被徵為其聾疾放歸隋開皇中徵為著作郎歲餘以年老致事詔許之特優其禮終身給禄未幾而終

史臣曰孫搴便蕃左右處文墨之地入幕未久情義已深及倉卒致殞高祖折我右臂雖戎旌未卷愛惜才子不然何以成霸王之業太史公云非死者難處死者難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斯其義也元康以智能才幹

委質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其地焉楊愔自謂異行奇才冠絕夷等弑逆之際趨而避之是則非處死者難死者亦難也顯祖弱齡藏器未為朝臣所知及北宮之難以年次推重故受終之議時未之許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怒未息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

贊曰彥舉驅馳才高行詖元康忠勇舍生存義邛邛輔



玄思極談天道亡時晦身没名全

北齊書卷二十四

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孫搴傳會高祖西討登風陵○北史作鳳陵

陳元康傳卒于彭城郡贊治○北史作贊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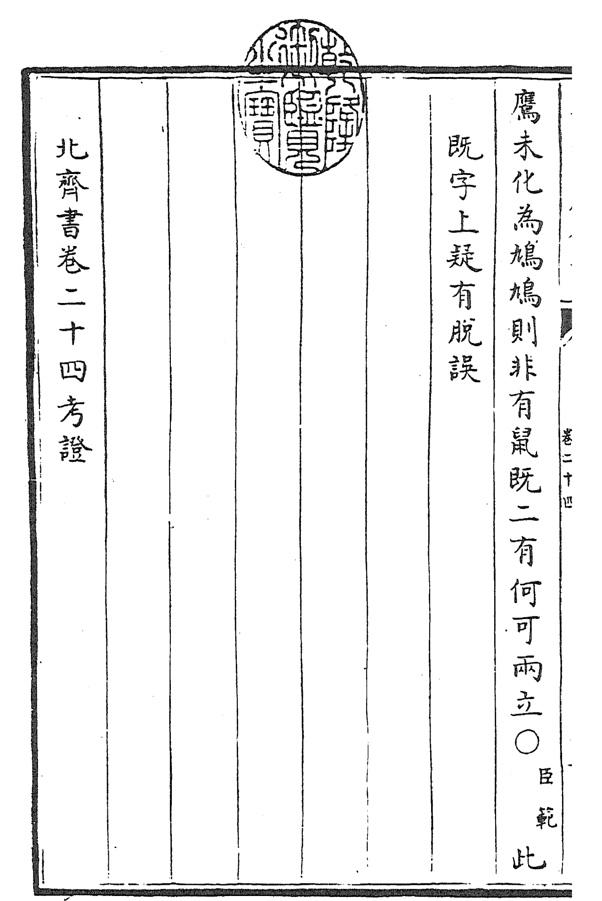
杜弼傳朕始讀莊子便值秦名○按秦名二字疑誤

雖孟軻觀眸賢愚可察○毛氏本孟軻作蔣濟

黄母為鱉○臣範按鼈疑作黿事見後漢五行志北史

李士謙傳亦有黄母化黿之語化鼈乃宋士宗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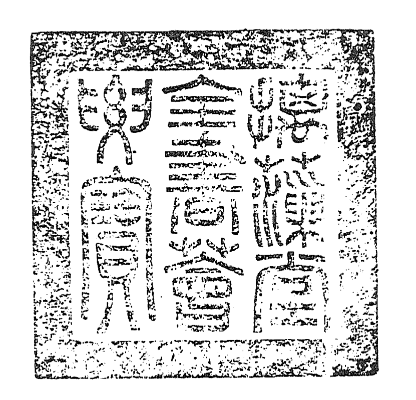
見晉書五行志



鷹未化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臣範此

既字上疑有脱誤

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查　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錄監生臣程　澍